



黄泉归来

梶尾真治 著 娄美莲 译

奇特的发光体掠过日本九州熊本市上空，紧接着，发生了小型地震。
过世多年的父亲、溺水而亡的哥哥、车祸丧命的丈夫、患病身故的女歌手。
死去的人又活生生地回来了……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黄泉归来

梶尾真治 著
姜美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泉归来 / (日)梶尾真治著, 姜美莲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1

ISBN 7-5327-3692-X

I. 黄... II. ①梶...②姜... III. 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1975 号

梶尾真治
黄泉がえり

本书根据新潮社 2000 年日文版译出

YOMI GAERI

By KAJIO Shinji

Copyright © 2000 KAJIO Shinj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字: 09-2004-408 号

黄泉归来
梶尾真治 著
姜美莲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文字编辑 沈洵澧
装帧设计 翁 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66,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7-3692-X/I·2094

定价: 21.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印厂联系调换



梶尾真治 (1947-)，生于日本熊本市，科幻小说家，代表作有《送给美雅的珍珠》(1971)、《歼灭火蛇怪》(1991)、《多亏有你》(1996)等，曾获日本科幻作品大奖。

黄泉归来

梶尾真治
著

“它”漂浮着。

在正常情况下，神妙的“它”可以依靠自身的推进力量，瞬间移动到想去的位置。

不过，现在“它”却没法做到。只要“它”一使用推进力，“力量”就会释放出来；随着“力量”的释放，“它”的肉体也按比例愈渐缩小。

截至现在，“它”的形体只剩下最大时期的两百万分之一不到。

已经是极限了。

再也不能不当一回事了，错过了吸取“力量”的时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它”没有视觉、听觉，也没有嗅觉，只是重复着吸收“力量”、释放“力量”的动作。因此，“它”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遭遇新的“力量”。

现在，“它”只能漂浮着。

在无限的空间里，现在的“它”是个漫无目的、宛若无物的存在。

不过，虽然失去了知觉，“它”却留着惟一的本能。

那是察觉“力量”在何方的本能。

就拥有寻找“力量”，加以咀嚼吸收并将它再释放出去的机制而言，广义上，“它”可称得上是个生命体。不过，“它”不知道自己是何时诞生的，也不知道从存在的那一刻起究竟经过了几十亿年的岁月。

其实也没必要知道。

这样的状况，这次并非头一遭。在亘古以前，它也曾缩小到极度微弱，在时间的长河里漂浮着。

后来，找到了“力量”才恢复了。

这次也一样，打从开始漂浮的那一刻起，怕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吧。

然而，就是现在，“它”知道了，“力量”就在不远的地方。

“它”不能再错过。

将体内仅存的一丁点“力量”释放，一寸寸地往前挪进。

寻找那巨大至极的“力量”。

不要慌张，就算速度极为缓慢，只要勇往直前，只要最终能找到“力量”就好。

序 曲

滨海公路出现鬼火!?

《肥国日报》五月十四日星期二的晚报

《记者先生,请听我说》专栏

昨天(十二日)晚上,差不多是十点过后吧,我看到了鬼火。我是从城南町的亲戚家参加喜宴回来时,开车途中在滨海公路上看到的。

那团火移动的感觉并非轻飘飘的,约略人头般大小,后面拖着红色的尾巴。它从西北方的天空斜缓地朝金峰山方向飞去。当时车上还有我老婆和父亲,他们也都看见了,所以这绝不是我的错觉。我们看到的时间约持续了十秒钟之久。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一边和家人讨论,一边注意《肥国日报》上有没有相关的报道,不过什么都没发现。

我心想,或许有其他人也曾目击到那团火球吧,所以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没想到,竟没人理我。

——熊本市 男性职员(四十六岁)

记者的回复如下——同一时间,熊本市内,本报总共接到了五个市民的电话,告知看到了像飞碟一样的不明发光体在天上飞行。关于这起事件,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熊本市等地发生一级地震

《肥国日报》五月十三日星期一的早报

十二日晚间十点二十一分左右,熊本一带发生了地震。根据熊本地方气象台的报道,震源位于熊本地区,震源深度约两公里,测定震级数为2.8级。

以下为各地的地震强度:

震级1级——熊本市京町、丰野村、西原村、益城町。

※

岛崎市民服务中心是在下午一点十分左右接到那个电话的。

市民服务中心的功能,举凡与熊本市政有关的陈情或申诉都可通过它获得政府的响应。简单地说,此服务中心可说是熊本市政府市民生活部对外的一个前置窗口。所以,即使是午休时间,九人编制的服务中心依然留下两个人值班。

其中一人,是以临时雇员身份上班刚满十天的中川美沙。虽然她染着头发,戴着耳环,可只要套上蓝色的工作服,市政府临时职员的架势就出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另一个人名叫古田达,是三十七岁的正式职员。身材略胖,戴着一副金框眼镜儿。虽然他系着对公务员而言颇为罕见的保罗·史密斯领带,却很难说有多适合他。为了节省电费,古田窝在略显昏暗的角落接听电话,他正向人说明如何利用中心的会议室。对方好像是某诗词吟唱协会的发起人,啰里啰唆地问了一大堆问题。一再重复相同答案的古田就像是录音机似的来回放送:“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请您先填写使用申请书,这样……”

室内的幽暗，一半也是因为外面正下着梅雨的缘故。照理说，星期一即使是午休时间，也会有一拨市民赶着来办印鉴证明和户籍卡，不过现在柜台前却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小男孩趁着他妈妈在二楼义务插花的空当溜了出来，在前厅的地板上打滚儿。

柜台后面的美沙正忙着输入手机的来电铃声。最近她看了一部文艺爱情片，其中的主题曲 *I want get what you lose*，她非常喜欢，央求男朋友找来铃声的乐谱，用短信发给她。

这时，电话突然进来了。

美沙不高兴地嘟起嘴，朝古田的方向看去，他还拿着电话在和对方扯个不停。真讨厌，人家才输好一小节而已，原本以为等到中午就可以专心输入的。

“请问是……市民服务中心第一科吗？”

美沙模仿着外出用餐的所长的声音，用铅笔在乐谱上打上记号，拿起了听筒：“是的，这里是岛崎市民服务中心。”

听筒的那方传来一声“我……”，那是至少年龄超过七十岁的女性声音。接着是一阵沉默。

“喂，这里是岛崎市民服务中心。”美沙又报了一遍。

“我有事想要请教……”不出所料，是个老婆婆。

“是！有什么事吗？”美沙尽可能愉快开朗地回答。

“我本来应该亲自到市政府跑一趟才对，不过又怕别人以为我头脑有毛病，所以想先打电话过来问问看。不好意思，经常麻烦你们。”

听筒那边的人很明显颇为困扰，老婆婆好像有事要问的样子。她大概心想与其直接找市政府寻求解答，还不如先打电话到比较可亲的市民中心问一下吧。确实，市民服务中心负责的业务，除了转达市民有关行政的陈情和申诉外，也包括提供咨询。

“请问是什么事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有一大堆手续要办，是有关户籍的事。”

“本中心也可受理与户籍相关的申请哟。”美沙如此回答。

“喔。”对方不置可否地答应着，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喂？喂？”美沙叫唤着。

仿佛下了决心似的，对方开口说话了：“事实上，我死去的丈夫回来了，是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我发现他回来了。”

这次换美沙说“喔”了，因为她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老婆婆有点神经错乱了吧。

“请问他是离家出走的吗？是因为行踪不明所以被呈报为失踪人口的？或是因船难事件被开立了死亡证明，但实际上却仍活着，所以之后又回到了家里的？”

“不，不是这样，我丈夫他五年前就因脑溢血去世了。连葬礼都办过了，也从医生那里拿到了死亡证明书，可是今天早上他突然回来了。”

这下美沙可以确信这个老婆婆肯定有毛病了。她不是故意打电话来恶作剧的。可能只是因为痴呆的情况愈来愈严重，而产生丈夫复活的幻想，也许是僵尸之类的鬼片看多了。这下可该怎么应付呢？美沙回过头朝古田看去，他还拿着听筒：“所以我说光打电话来申请是不行的，因为只是口头的约定嘛。还是请您提出申请书……”看来还有的耗呢。

老婆婆继续说道：“因此，我在想该如何做才能注销死亡证明，恢复原本的户籍。请问，要怎么申请呢？”

这叫我怎么回答？这种问题员工手册上可没有细则呀。

期望救兵从天而降的美沙，六神无主地四下张望。幸运的是，这时古田刚好放下了电话。美沙举起手，朝自己的话筒一指，对电话那头说：“可否请您稍等一下，我把电话转给熟悉业务的人。”

她按下保留键对古田说：“可否帮我接听这个电话，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怎么回事？”

“她问我怎样注销死亡证明，不过仔细一问，发现有点怪怪的。”

古田惊异地皱起眉头，一边说着“这样啊”，一边拿起了话筒：“是，是。”他不敢怠慢地接听下去，还不时望着美沙，愁眉苦脸的。

“是离家出走吗？”古田问了和美沙一样的问题。接着，反复说完“唔”、“是”后，他说：“不是已经死亡，也火葬过了吗？怎么可能还活着回来！那我问你，被火葬的那个人是谁？是吧，我说的没错吧？”

“是，是，我没有说不相信你，我很认真地在听啊。”

“是，是，或许有必要先调查清楚是不是本人再说，等确认是本人之后我们再谈……对，就是这样，没错……”

手里还拿着听筒的古田，一脸迷惘地说：“挂断了！也没留下姓名就突然把电话挂了。”

“因为你不相信，所以她生气了，对吧？”美沙一边输着手机铃声，一边回答。

“死去的老公复活了，这种事你相信吗？”古田耸了耸肩膀，朝窗外望去。自己在电话中的应答应该是没错的。

屋外，五月的绵绵细雨依旧不停地下着。然而，现在谈相不相信都还太早了，这一切只不过是前奏罢了。

1

睡梦中，半夜好像听到远方传来的打雷声，以及雨水猛烈敲打屋檐的声音。

黎明时分，转为滂沱大雨，看来一时半刻是停不了了。

这天早上，儿岛雅人从新町三丁目的住宅步行而出。天色稍明后，雨势已经变小。平日儿岛雅人骑自行车前往位于绀屋今町的公司鲇冢万盛堂，前后用不了十分钟，不过不知道今天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为保险起见，还是走路比较妥当。对久坐办公室的雅人而言，如果不是碰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恐怕也没有机会运动。他也曾想到可以搭乘市内电车，从蔚山町坐到辛岛町，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步行到公司。话说回来，也不过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并不会很远。从国立医院往前走，经过第一高中，越过合同厅旁的斜坡，再从交通管制中心后面拐出来，看到辛岛公园再通过环状交叉路口就到了。穿过电车街，鲇冢万盛堂就在眼前。

撑起伞，打算专心走路的雅人，心中却没来由地一股烦躁。

不知为何，今天早上比平常早起了三十分钟，六点钟就醒了。他隐约记得自己正在做梦，却怎么也想不起当时的梦境。好像什么被挖空的感觉，让

他一大早就觉得不舒服。

“啊，今天不用叫你起床，真是太好了。”在厨房的妻子琉美一边做着早餐，一边招呼着雅人。母亲缘还待在佛堂里没有出来，念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小爱穿着睡衣，坐在电视机前，向他道了声“早安”后，就继续守候着《今日占卜》节目的播出。这幅景象和每天早晨的都一样，琉美哼着歌，而小爱好像比别人更早进入了青春期似的，她没有主动开口说话。

可是，他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虽然说不清楚，他却本能地觉得哪里怪怪的，到底是什么呢？

母亲缘结束了晨间的参拜，从佛堂捧着杯子朝饭厅走来。接着她向雅人说了这样的话：“到昨天为止我都还不想讲的，到今天我已经连续三天梦见你爸爸了，连续三天了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连续梦见三天让我觉得怪可怕的。”

“为什么？自己最爱的人来和自己相会，不是应该很高兴吗？”雅人喝着酱油汤随口答道。

结果缘说：“才不呢，怪吓人的，我心想他是不是要我赶快过去陪他。他就穿着过世时我们帮他换上的那身白色素服，默不作声地站在玄关那儿，一看见我的脸，就倏地不见了。”

雅人的父亲儿岛雅继是在二十七年前因大脑蜘蛛膜下出血遽然去世的。母亲缘靠着雅继留下的同样位于新町三丁目的土地，盖起了出租公寓，借此赚取生活费，一个女人独自将雅人抚养长大。

雅人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雅继去世的时候，雅人大概就是现在小爱的这个年龄。从有记忆以来，父亲就因为结核病住在松桥的疗养院疗养。为了避免感染，雅人的祖父母不准他和父亲见面，所以面对病愈后回到家里的父亲，雅人就好像看到外星人一样。之后父亲整日忙于工作，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过世为止，父子俩从来没有好好地说过话。记忆中，倒是有一两件事鲜明地留在他的脑海里。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有一次雅人在路上捡了一只受伤的

麻雀回家，结果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打了他几个耳光。父亲没有询问麻雀折翼不能飞的真正原因，就先入为主地以为是雅人设下了陷阱害了麻雀。那股平白无故被人冤枉的愤恨，至今依然会不经意地一闪而现。还有一次，雅人擅自打开父亲书桌上的书信盒，盒子的底部放了一只大大的牛皮信封。正当他满心好奇地想要打开信封时，却被父亲撞见了。“不准碰我的东西！”父亲面容扭曲地喊道。虽然这次他没有挨耳光，对父亲却感到更加害怕。他对父亲的记忆就仅有这些而已。

不过，这些都已经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他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就算是再亲爱不过的人，会有可能十几年后因为想念而连续三天梦到吗？他实在想不通。

那股烦躁就像是拼图拼到最后缺了一块的感觉。

抵达公司时才七点四十五分，上班时间是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所以到公司来的人还很稀少。

“您早啊！”

拿着拖把站在打卡钟附近的，是实习人员中冈秀哉，他只穿了件衬衫，正精神饱满地拖着地。

中冈是一个月前由雅人面试进来的新进人员。前阵子，因经理出差途中患病紧急入院，业务科人手不够，所以才登报招人，中冈就是那时应聘进来的。虽然他是被录用了，却还未通过三个月的试用期。经理曾经指示要尽早补齐人手，而一个人适不适用却要等到三个月后才知道。看中冈的履历时，雅人真的很迷惘，这家伙年纪轻轻，才三十岁就已经待过八家公司了。

没有一家公司他能安定长待，最多两年半，最短四个月。这其中还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单身。

“我二十六岁离婚，有一次不良纪录。”

中冈若无其事地哈哈笑着，大眼珠子转啊转。

“要是不努力拼出一番成就的话，恐怕没办法成为正式职员喔。”面试时

雅人不忘把丑话说在前头了。

暂时录用以来，中冈倒也强撑起瘦弱的身体，卖力地工作着。不过今天早上，他更是异于平常地振奋，到底是哪根筋不对了？

“有什么开心的事吗？”道完早安后，雅人顺口问了一句，中冈显出一副你问得好的神情，咧开嘴夸张地笑着。

“我交了新女朋友喔。昨天，第一次约会，在雨中。”

真是个不用大脑的家伙。自己能不能成为正式职员、饭碗保不保得住都还不知道呢，怎么还有心思去搞别的事情，现在不是正该全心投入在工作上吗？雅人心想。

“你待会儿可不可以听我说，儿岛科长？如果顺利的话，我想就这么定下来。”

喔，如果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的话就可以——雅人回答。因为是由雅人面试进公司的，中冈似乎对他特别地依赖。而雅人依稀记得曾听中冈说过，他身边没有可以谈心事的家人，因此对他的事总觉得不能置之不理。

听到雅人的回答，中冈高兴地挤眉弄眼，再度卖力地挥舞拖把。

“这么振奋啊，希望不是空欢喜一场。”

雅人一边喃喃自语，一边走向总务科的座位。这时他注意到，一早就有的不适感终于消失了。再说，那种事多想也无益，只会影响工作罢了。总算消失了吧，毕竟工作是工作，家里是家里。

桌上摆放着一张便条。

是会计中原奈奈留的——

河山小姐说她家突然有访客，要请假一天。

河山是总务科最年轻的女职员。正用抹布擦着桌子的中原奈奈向雅人喊道：“就是这么回事，儿岛科长。”

雅人问中原：“河山小姐有那么严重吗？”

中原停下手，愣愣地看着雅人。雅人赶紧摆了摆手说：“啊，我是说那位突然的访客……会不会很严重啊。”

中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哎呀，儿岛科长，电话是我接的，悦美的情况看来是真的家里有客人来啦。她说临时有亲戚来访，应该是很亲的人吧，因为她的声音听起来好兴奋呢。如果我没记错，她好像提到了祖母。”

“真是的，我说客人你就想到那个去了？如果真是那个的话，我会直接写生理痛的。”

悦美是河山小姐的名字。中原哈哈大笑，雅人尴尬地耸了耸肩，突然想到了什么便问：“她是说祖母吗？”

“不，她先是这么说，后来又改说是亲戚之类的。”

“对嘛，我记得是去年年底的事吧。河山小姐的故乡在天草的姬户，去年她说祖母去世了，要请一天假。公司这边还打了吊唁的慰问电话呢。”

中原嘟起了嘴：“你是说，悦美旷工了？不过悦美不像是这种人啊。所谓的祖母也有可能是母亲那边的妈妈。”

啊，对呀。雅人坐回自己的座位，结束了与中原奈奈的一番对话。奈奈继续拿抹布擦着桌子。

这时，雅人又想起，河山悦美母亲那边的祖母，在中原进入公司的前一年夏天也去世了。算了，这件事先不追究了。他心想只要等到河山递上正式的请假单，就知道真正的原因了。